



南中国海佬

黃康俊

花城出版社

南中国海佬

黄康俊 著

广东文学节办公室主编

粤新登字 05 号

南中国海佬

黄康俊 著

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)

广州市新华书店经销

广州红旗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10.375 印张 240000 字

1994 年 12 月第 1 版 199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5000 册

ISBN7—5360—1974—2

I·1675 定价 10.30 元

献 辞

陈国凯

举办广东文学节是个创举！

提倡文人有文，文学有节；反对文坛上的庸俗作风和市侩主义！

在严肃文学困坐愁城，低俗出版物得意扬眉之际；当文学圈子还咀嚼着个人小小悲欢吁长嗟短之时，广东文学节着力组织广东作家面向时代、面向社会、面向中国改革开放时期的生活，认真撰写作品，并筹资将数十本反映现当代生活的作品一齐出版推出，不失为一种壮举！

时代呼唤文学；文学呼唤正气；文学呼唤大风之歌！

鲁迅的文学精神应该写在广东文学节的旗帜上，写在广东作家们的心坎里。

文学之树长青！

一九九四年十月二十三日

目 录

第 一 章	我哥、阿基和阿帘	(1)
第 二 章	老嬷	(14)
第 三 章	阿珠与妈	(23)
第 四 章	瘦鬼十三	(35)
第 五 章	扁头鱼和他家妹头	(45)
第 六 章	十七嫂	(60)
第 七 章	单耳发	(75)
第 八 章	阿诺、妈和妈的老公	(89)
第 九 章	百厌仔修叔	(107)
第 十 章	阿泰与女特务	(123)
第 十 一 章	十七哥和阿满	(138)
第 十 二 章	乖仔阿苦	(151)
第 十 三 章	阿珍、阿立与艇仔昌	(166)
第 十 四 章	江老师和大虾	(183)
第 十 五 章	丁氏兄弟	(202)
第 十 六 章	大只龙与他老婆妮姑	(218)
第 十 七 章	家父、哥和我	(231)
第 十 八 章	阿三、阿四和阿五	(242)
第 十 九 章	水旦伯一家与鲮鱼	(257)

第二十章 桶叔..... (272)

第二十一章 阿公、家父、家姐和我..... (288)

第二十二章 十叔、十婶与外甥广..... (304)

大海·渔夫·罗盘（代跋）..... (322)

第一章 我哥、阿基和阿帘

“扁头鱼那契弟，有了老婆孩子，就不理我们了。”我哥说，闷闷地灌了一口酒，火辣辣的，眼巴巴朝不远处那影影绰绰的小艇望。

夜潮退干了，海风软溜溜的，有极细的浪沫敲打着艇舷，让人心颤颤的烦，就仍然喝酒。

阿基黑着脸膛，自顾撕吃着鲎脚，津津有味的样子。半晌，隔了一口酒气，话说得慢吞吞：“这倒是，扁头鱼那契弟。”

海乳湾此时静极。头顶缀七零八落星子，鬼眼似的一眨一眨，阿基家的鱼塼，仿佛趴在海滩上的一只睡着了的巨龟。我吃腻了那盆鲎肉，眼皮就有点坠，说：“哥，我们回家睡吧。”

“睡什么睡，说好了，今晚陪阿基守鱼塼。”喉管咕咚了一下，接着又灌酒。

我说热死了，我要泡海。哥就点点头：“是热，别溜远，就在艇边泡泡。”

就一把捋光裤头，却不觉背后有什么戳过来，下身就一缩，极酸，是哥夹来一双筷子，狂笑：“哎哟，虾仔这鸡鸡有一餐食（吃）了！”

阿基也跟着笑，淡淡。

我一下水，哥也凑热闹，就邀阿基：“是热，泡泡海去。”

就一个二个把裤头剥了，光秃秃水蛇一般蹭下艇来，只是哥那物件，不知生的那门子气，昂昂的，怪吓人。

都剩一只水淋淋脑袋在上面，起网鱼似的，把憋在肚子里的闷气往外吁，又骂这鬼天气，还没到大小暑就热死人了。

却发现哥的眼睛老往那边瞄，那边，有影影绰绰一艇儿。

“这天发瘟了，越泡越热。”哥又骂了起来，“我心烦死了，阿基。”

我见阿基游鱼般一个打滚，沉入水去，便激起一个深深漩涡，跟着，听见哥那边杀猪般一声嚎：“唿！”阿基蹿出水来，哈哈大笑得直扑腾，“好家伙好家伙……”

“哎哟哟——”哥弯着腰，双手拢着下身，痛得牙齿唏嘘，“贼仔你弄伤老子了，哎哟哟！”

越闹，越觉得热，剩出水面的脑袋火烧火燎，只得一个劲地潜进水去，却见水下四处火星儿横冲直撞，更让人躁得不行。今晚是该死了。

仍然眼巴巴地朝那边望，那边，有影影绰绰一艇儿。

微微喘着气，阿基忽然慢声细语：“记得那年，我们染完薯莨泡海，那阵时么？”

“记得，你契弟又发癫了，又想起妹头来了。”哥没把眼睛移过来，只是答。

“那阵时，是我一世最开心的了，就怪。”阿基说。

“我劝你别发癫了，又想。”哥说，似乎故意把水弄响了一下。

“丢那妈就怪。”阿基说，狠力用掌推出一把浪花，砸开一天下海星子，随即又谢了，

竟发现阿基也偷偷朝那边的影影绰绰也斜，鬼祟祟的，这贼。哥突然冲我说：“虾仔好了，你上艇晾去，我和你基哥计议

个事。”

就乖乖爬上艇去，也不去套裤头，赤条条晾一边仰脸望星子。

“今晚这酒够力。”我哥说。

“呃，六十度，糖波。”阿基说。

艇舷下，有泼喇泼喇声的响动，又止。

“别假鬼了，丢那妈基头。”我哥说。

“丢那妈你才假鬼，你那条家伙，嘻嘻……哄我。”阿基说。

“你贼，敢昂起身瞄瞄？”哥吃吃地笑了。

“就敢。”阿基声音都沙沙了，心虚的。

“昂！昂呀！”哥咄咄逼人，“丢那妈你那条家伙向来不规矩，我不是不晓得。”

“就敢。”阿基边说边躲，离开十来步远，很大方地说，“我只想屙陀屎，怕臭了你，你别过来。”

就哈哈地笑，哥指着那边模糊头壳，边笑边游了过去：“你契弟贼，老子不怕臭，你屙呀，老子不怕臭。”

慌忙指着背后什么，阿基颤颤地叫：“真的，你看你看……”

果然沏来一阵哄哄臭味，这贼，吓出屎了。

哥就绕到一旁上水处，边等，边很正经地说：“别假鬼了，你比我清楚，扁头鱼和他老婆到大陆那边买机器了，他们要装机船了。”

阿基只在一边用功，故意大声吭唷吭唷。

又说：“他俩公婆今晚不回来，只叫阿帘守网埗。”

阿帘是阿笑的妹妹，扁头鱼的姨仔。

那边，仍然继续用功，仍然吭唷吭唷，只是声音突然小了下来。

又说：“你契弟别想那死了的，妹头和你不是一路货，够胆，你食阿帘去。”

仍然继续用功，只是吭唷吭唷声突然哑了，终于翁声翁气浪过来：

“你契弟够胆，你食去。”

“你晓得我老子，我老子容不得我乱来。”

“若是乱来，我老子也恨的。”阿基说着，已经游了近来。

“你不算，你帮过阿帘，还是头一天，你那是和她有缘。”哥说。

阿基不自觉地用腿甩出几道水浪：“那，那算什么。”

这才记起，阿帘头一次过岛来看她姐，上了码头，却不晓得往哪儿走，遇上出海的阿基，羞羞地问：“这位大哥，去阿鱼家怎么走？”阿基望望对方：“你哪来的？不认路？”就笑笑：“润岛。”就“啃”了一声：“我晓得了，你是姨仔。”对方有点不好意思，齙出一口白牙依然浅浅地笑。“好哩，姨仔你跟我来。”阿帘尾随着阿基，就这样找到了姐姐家。

“我只是给她带了一截路。”阿基说，

“你那是和她有缘。”我哥说。

“可我，我不敢那样想。”

“你契弟有得想不想，没得想就想，一世人呆过蟹。”

“人家是我们岛的姨仔，好不好……”

“姨仔怎么啦，姨仔就不要男人啦？”

“要是换上妹头，我就敢。”

“丢那妈，我说过你呆过蟹，尽是没得想就想。”

“要是……要是那样，游水过去好还是摇艇过去好？”

“摇艇过去，摇艇大方。”

“我，我怎么和她打招呼？”

“你说你按阿鱼吩咐，陪她守网埗。”

“她不相信，阿鱼也没嘱咐我。”

“你还可以说天气热，大家泊泊艇儿聊聊天。”

“你诓我。”

“契弟贼，好心遭雷劈。”

然后就没了声音。其实，两道目光一直迷迷地朝那边模模糊糊的影子望。

“是不是阿帘在唱咸水歌？”突然，阿基支棱起耳朵，小声问。

“不错，猫叫春哩，女人，都这样。”哥即刻答，“说不定，有谁食先一步，你契弟你后悔一世了。”

我静静地躺在艇头上，却听不到阿帘那边有什么动静，她那艇儿就锚在一边，在守网埗，四下也根本没一丝儿咸水歌声。

“是阿帘在唱咸水歌。”阿基又说。

“你契弟不去，有人赶在前，你就后悔一世了。”

“要是换上妹头，我就敢。”阿基说。

“你看你，又是没得想就想。”哥生气了，“呆过蟹，晒（浪费）时间。”然后，就要朝我这边艇儿游回来。

“还热呢，再泡泡。”阿基连忙说。

“就识记挂妹头，妹头死前那晚白白送上门，你那家伙缩到肚脐去了，还逞恶。”

“那是以前。”阿基说。

“现在怎么样？现在有更好的白白等着，丢那妈你都不敢。”哥的声音很凶，真的不理阿基了，已游近艇旁来了。

“小声点，别把虾仔吵醒了。”阿基紧紧尾随着，也游近艇旁，“咄”的一下，抓住他那边的艇舷了。

我一直醒着，便赶紧装睡，微微发出鼻息。

哥爬上我这条艇。阿基爬上那条艇。都轻轻的，没敢弄出什么声响，怕把艇上的海仔弄醒。

“还好热。”阿基说。

“是好热。”我哥说。

都赤条条坐着，都眼瞟瞟地朝那不远处的影影绰绰望。

“你估阿帘热不热？”阿基问。

“当然热，女人更熬不得热，没听说过呀？”

“你估阿帘现今在干嘛？”又问。

“也和我们一样，脱光衫裤晾凉，肯定。”

“也脱光衫裤晾凉呀？女人，女人不敢。”

“丢那妈你才不敢。”

“我敢，我现今敢。”

“那就摇艇过去，赶快。”

“要是……”支吾一下，“要是阿帘不肯呢？”

“你看你总是假聪明。”

“你摇艇去吧，你去。”

哈哈哈哈哈，哥突然大笑起来，不再作答。

“我是怕阿帘不肯。”阿基说。

“其实我只不过是给她带了一截路。”又说。

“我看那不算什么有缘。”又说。

“契弟贼枉安了条柄，明明到嘴的货，让人吞了，没后悔一世就罢。”哥这才爱理不理，像和另外一个人在说话。

“嘭”的一声，两条艇的舷边就重重磨擦了几下，是阿基弓起身来，忿忿地说：“丢那妈，你别一辈子小看人！”

哥不吱声。

“这有什么难，不就是去睡女人！”阿基的气粗了起来。

“老子杀人都敢！”阿基气汹汹抓挠着，解脱了两艇缠拴着

的缆。

很快，晃晃荡荡的艇儿，留下一路海星儿，醉汉似的朝那影影绰绰的方向犁去。

我坐了起来。

哥吓了一跳，捶了我一拳：“契弟仔，还没困死。”

我说：“阿基的艇摇得好快。”

哥说：“是好快。”

我说：“阿基的艇泊近去了。”

哥说：“是泊近去了。”

我说：“好热。”

哥说：“是好热。”

都讪讪的，眼光还迷惘，无所用心的样子。

不远的那边，两条渔艇几时混作一团模糊了，也不晓得。仍没海风，也就没什么声响。一会儿，见那模糊的一团要命地晃荡起来，还传来什么怪异的声音，其实那是我的想象。

唯的立了起来，哥像条恶鲨似的，叉开粗壮的两腿，踩着艇舷，拼命摇撼起来，艇一下子跌进十二级风浪中，椰子壳般颠簸打秋千，哥一下子疯了。

半晌后才静下来，哧哧地喘着粗气，两眼始终没离开那边模糊的一团。

“我说，阿基和阿帘可能开始了。”我说。

“识个屁！”哥的口气很重。

“那事儿一定很好玩。”我说。

“识个屁，呆蟹！”

“我说，哥你才是真正呆蟹。”

“你……”

“着网的鱼虾捧给别人，你说你是不是呆蟹？”

“闭嘴！”

“闭嘴就闭嘴，总之今晚是人家阿基赢了！”

“老子高兴让他赢！”

.....

那边依然模糊一团，依然没发出什么声息。

突然，哥像旗鱼般蹦了起来，呼地朝我踹来一脚：“不好！”
没有提防，我趔趄了一下，艇就拼命一侧。

“丢那妈不好！”

“哼，自己亏了，拿人家出气。”我摸着大腿上的那块麻痛，
极愤慨地嘟嘴。

“我觉得这事情不好。”哥有点着急了。

“这事情，说不定要犯法。”哥又说。

“哼……”我给哥一脸蔑视，“就识唬人！”

“不是唬人，”哥说，“虾仔你不懂，这事情不好。”

“我晓得，我不说出去就行了。”

“不！”哥一时手忙脚乱，朝我这边撞来，“我得过去，别叫
阿基弄邪乎了……”

我一偏脸，便窥见了哥的那个秘密，就一搭手出去抓，哥
一声哎哟叫了起来，随之，闪电般给我一个耳光，仍然“哎哟
哟——”

“你好嘢……”我哈哈大笑。

哥不敢面对我，侧着身子用手捂住下体，牙痛似的倒抽着
气。我说：“哥你好嘢。”

哥喘着气：“我是怕阿基弄邪乎了，真的，虾仔你契弟不懂
……”

海乳湾的夜，死了般静，却闷热。

其实一切如故。一个潮汐十五天过去，什么事情也没发生。

阿帘仍然帮着姐姐带孩子，逢潮汛时我也去守网埕。阿基仍然随大伙的浅海船出海，合适时也替父亲守鱼塼。

没惊出一丝儿水波浪沫。

夜来在院里撞西风，哥突然想起了一件什么事，很有滋味地说：“阿基这契弟赚了。”

在一边喝酒的爸听了，一愣：“你说什么？阿基赚什么？”

我就笑了起来，哥也笑了起来。爸莫名其妙，血红大眼瞧瞧我，瞧瞧哥，嘟哝道：“两个崽仔。”

第二个潮期起流日，是七月二十一。我记得那天下了第一场“伴潮雨”，雨过后，潮也就涨满了，又刮紧了西南风，凉丝丝的让人惬意，是个好日子。

先是渔业大队长阿泰找了来，关着门和阿基在房里嘀咕什么，鱼塼佬单耳发和他老婆被堵在门外狐疑地偷听，却没窃得出一句话，惶惑了两张脸。

然后见两个人出来。阿泰手抓一条大碌竹，闲悠悠的吐着烟雾，烟雾让人看不清阿泰的脸色。阿基尾随着，小狗一般乖戾，一个劲地搓弄着十个手指。

“我把那货割了，赔她行不行？”立住，阿基望着烟雾中的渔业大队长。

“傻啦，”阿泰深深吸了一口大碌竹，“你去去。”话说完了，烟好久才漏出来。

“我不想去。”阿基拗着手指关节，却一个也没发出声音，话很干涩。

“你去去。”阿泰说。

“哪去？”倚一边的单耳发赶紧问。

“老嬷叫阿基去去。”阿泰说，就做出一脸笑意。

“是叫送泥蚕啵？”单耳发脑子里记住的，只有他每天给老

嬷负责掘的泥蚕，“阿基你就送过去。”

阿泰就顺着说：“去去去。”

阿基就去了，走到门口，爸提着一瓦罐翻好的泥蚕赶了出来：“怎么阿基给你泥蚕泥蚕……”

停下，“啪”地劈了过来，单耳发手上提着的那瓦罐泥蚕，就撞到青石板上去，碎得十分干净。“泥我条×！”阿基狠狠骂了一句，也不望父亲一眼，就悻悻地随渔业大队队长走了出去。

望着儿子的背影，单耳发怔怔的，自言自语：“阿基这仔……老嘛叫他去干嘛……”

中午传来消息，说阿基被带走了，是边防派出所的同志把他押送到大陆那边去了。我得知这消息时正在吃午饭，然后慌忙摔下碗筷往外走。哥回过头，不关痛痒地望了我一眼，然后低头继续吃饭，含着满口鱼肉低低嘀咕了一句：“没正经，狗上灶都有份儿……”

来到码头时，押送阿基过大陆去的船早开了，连个鬼影儿也没见到。涨潮时的雁鸥贼鸥飞满了一海湾，呷呷地欢叫，觅食。

是扁头鱼把阿基告了。“本来，几年前老子怂恿他去和我妹头好，可他，竟敢弄了我姨仔……”扁头鱼痛恨至极，牙齿咬得格格响。

扁头鱼老婆阿笑闹得就凶，我敢肯定她是嫁来我们岛后第一次那般凶，其实平日她的脾气是很和善的，不知这次为何那么了得。阿笑找到阿基的母亲，扬着手上的那罐煤油，声嘶力竭：“好你个大陆婆，养的猪男狗女，早日就勾引我家姑仔，噢噢，我家姑仔惨呀，她那会儿一定是被这死龟欺负了，才去死的啊，我们怎么没想到哪，现今，又来欺负我妹妹，又要逼死我妹妹哪……”边闹边往那破船屋上泼煤油，然后就货真价实

地划火柴。吓得阿基母亲牙齿发紧大惊失色，一头朝船底上撞去。

记得过了四十来天，大陆那边开来一艘机船，上头来了七八个人，押着阿基上了码头。接着，渔业大队长阿泰逐家逐户地叫，让大家赶快到鱼鲜晒场那儿集中。岛人心里沉沉的，早晓得是怎么回事，也就三三两两去了。去了就开大会。上头人让阿基高高站在一座缆墩上，双手整齐地拢在胸前，是扣的手铐。两个腰间插着短枪的公安，威武地守在他的两侧。然后宣判，说阿基是强奸犯，民愤很大，要劳改。

阿基理着个犯人的那种光头，炭黑的脸膛挂着几分笑意，一段日子不见，显得更黑更瘦了。他一直昂着头，一副无所谓的样子，双眼在人群中扫过来，扫过去。哥赶紧蹲下身子，让人群挡了，说：“就怪，腿发软。”我只好充当通讯员向脚下的哥报告，我说：“阿基的眼睛又扫过来了，他望见我了，他向我眨了眨眼哩，他嘴巴咧了咧，像笑，哥你看他像笑……”哥自顾扯我的裤腿，我感到他的手有点颤，小声喘气：“虾仔别说了别说了……”这时，阿基的双眼又向另一边扫去，他是在寻找谁呢？不知道。

然后阿基就被带下机船去。

岛人潮水般地向前行涌，像护送一个英雄出征似的很有几分激昂悲壮。只是阿基的母亲已经哭成一条死章鱼，踣倒在原地再没力气爬起来。他父亲单耳发蹲在一旁，守着女人，眼巴巴地望着儿子阿基被押走，嘴巴小声念叨着，“这鱼塼日后还守不守……”

快踩上跳板时，阿基突然停住。我似乎晓得了什么，自作聪明地拨开人群，撞了过去。阿基见了我，仍然一脸笑意，只是问：“阿帘怎么没来？”我点点头：“阿帘被阿笑送回濶岛了，